

太行雄姿

刘恩荣铜笔速写集

杨力舟题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太行雄姿

刘恩荣铜笔速写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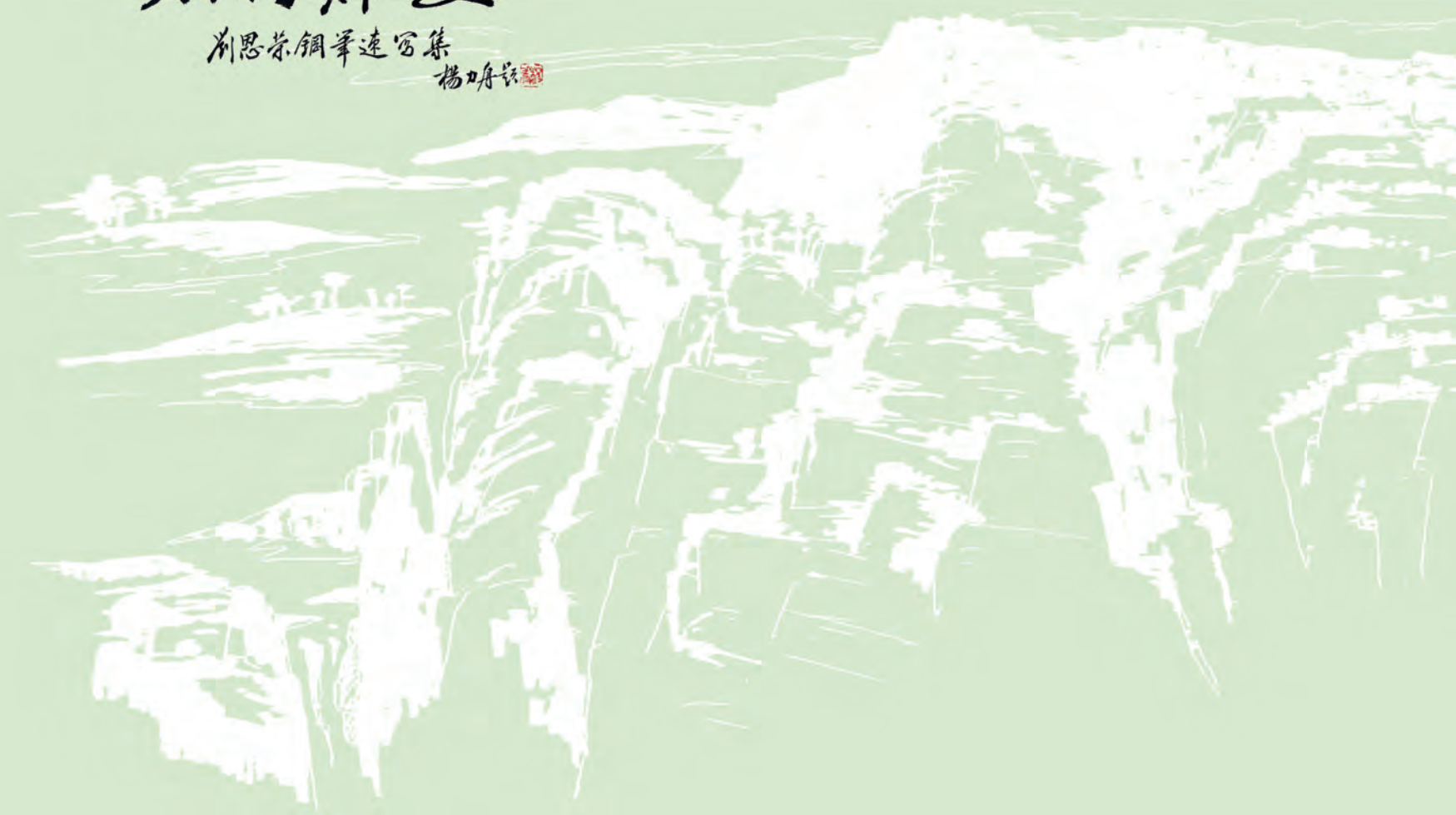
杨广舟题



太行雄姿

刘恩荣铜笔画速写集

杨明强



LIU EN RONG GAN



NG BI SU XIE JI

恩荣川老：

你好。来信及照片均收悉。铜
羊速写有特点。出版画集。让民
众共享。遵嘱写太行雄姿。既是
对山的认识。也是对你的作品的评
价。刻录为恩荣铜羊速写集。吾意
如此。好一些。横竖三条。请酌用。你真

在太行条件方便。坚持画下去。
必有成果。两幅照片小。有意见。特书
明。请酌。既明暗可根据画面来设计。
如果五表现失败。光源要一致。
我们在左。横作画的照片。难得。谢。
你的照片与保存。留写至此。寄画
册。本。祈。盼。指。正。

杨力舟
二〇二二年
七月十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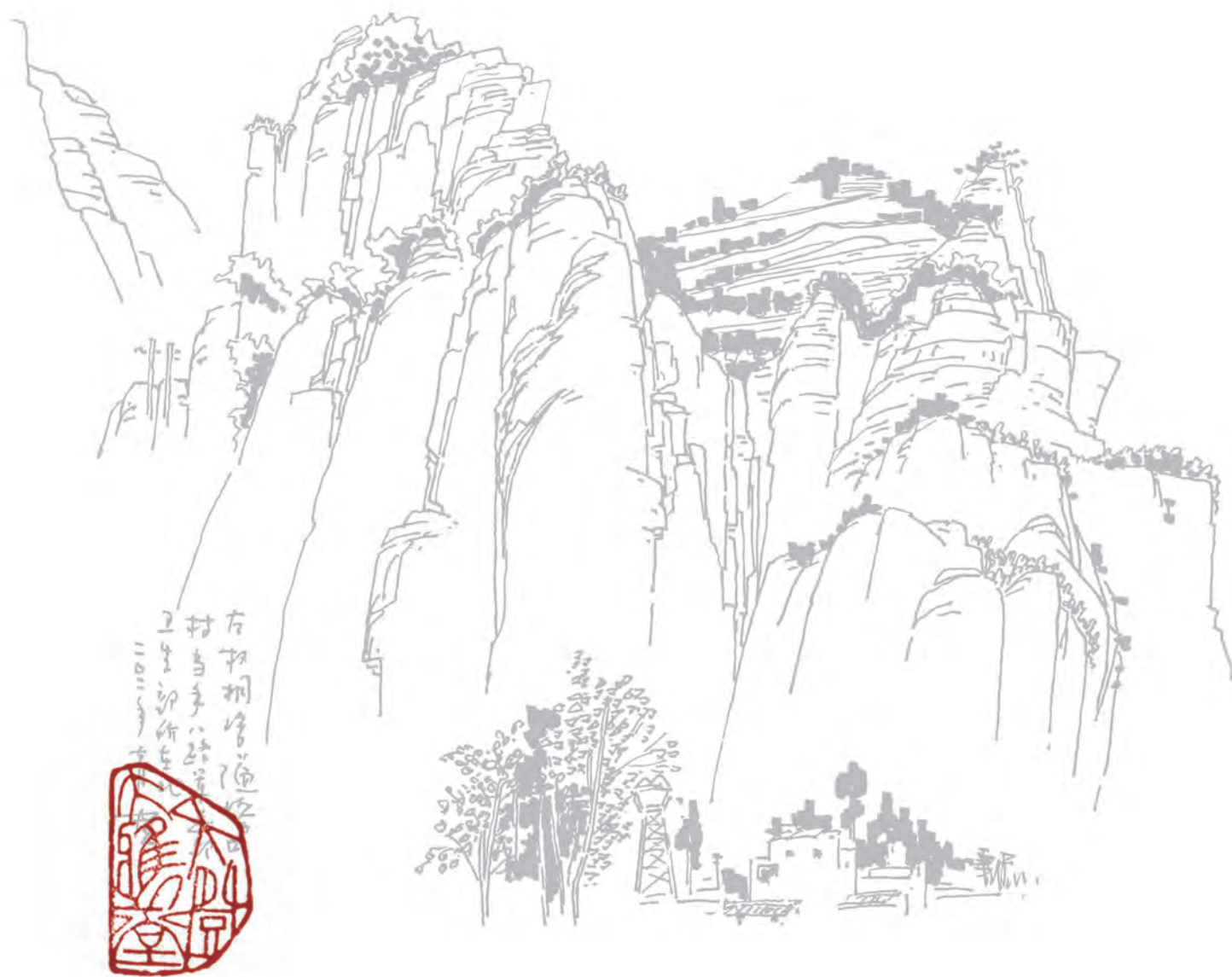


1	2
3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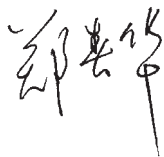
1.1983 年，著名画家杨力舟先生莅临左权县文化馆，为美术培训班学员现场作画。左起：杨力舟、王迎春、刘恩荣。

2.1983 年，著名画家王迎春女士莅临左权县文化馆，为美术培训班学员现场作画。二排左二原乃庆，左三李斌。

3.1983 年，著名画家王迎春女士莅临左权县文化馆，为美术培训班学员现场作画。



太行入画蕴真情



恩荣和我是多年的老相识了，特别是在县人大工作时，我们还做过几年的同事。恩荣比我年长，我很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学。2001年，我调整到宣传部工作没几天，恩荣拿了厚厚的一摞画稿来找我，要我写个序。当时我觉得这是件很难为情的事，因为我在写作方面是没有多少天赋的。尤其是在政法部门工作近十年，我已习惯把自己定位于“武”人。但恩荣很实在，他说，你现在的岗位变了，工作性质也就变了，今后“舞文弄墨”的事少不了，就从我这个老相识身上入笔吧！

大概是有压力才有动力吧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不止一次翻读恩荣的画稿，他的“话”、他的“画”也一次次触动我的心弦。我感觉自己真有一些心里话想要说出来。

太行山，是伟岸的山，壮丽的山。特别是历经八年抗战的洗礼，更成为太行精神、民族精神的象征。近年来，我县出版过不少以太行山为题材的作品，如摄影集、诗集、文集等，但像恩荣这样，走遍八百里太行，从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左权各个地段全景式用钢笔画淋漓尽致表现的，还鲜有其人。看着一幅幅或雄奇、或秀美、或舒缓、或险峻的钢笔速写，我仿佛看到年逾六旬的他正风尘仆仆，一路奔走在太行山间的崎岖小路上；仿佛看到他正蹲坐在岩石上，展纸执笔，在山风雨露间凝成一尊雕塑；仿佛看到他正端坐在台灯前沉思默想，两鬓斑白更显精神矍铄……“惟笔软则奇怪生焉”，这是古人对“软笔”（毛笔）的论述；“惟笔硬则快捷利索也”，这是今人对硬笔（如钢笔）的解读。我想缘于钢笔的“快捷利索”，或许更利于表现太行山的刚劲挺拔，壮阔雄伟。喝太行山的水渐渐长大，沐太行山的风慢慢变老，恩荣和其他太行赤子一样，有着对太行山非同寻常的情感。他用心勾勒太行，描摹太行，也用心感悟太行，诠释太行，

这也正是恩荣萦绕在心底的一份恒久的太行情吧！

“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”，这种“痴”，既表现在学业追求上的锲而不舍，更表现为在荣誉、地位面前的淡定从容。恩荣在《作者的话》中也如是表达了他的“痴”：在别人求之不得的“美差”前，他却感到十二分的不自在，最后主动辞职了。他清楚自己是“画画的”，自己的落脚点也是“画画”，他不想放弃理想与追求。大抵艺术家们的心性是相通的，世称“三苏”之一的苏辙就曾流露过“因仕废学”的焦虑。所谓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或许正是当时的舍，才有如今的得吧！我分管文化工作以来做过几次调研，发现我县文化方面的人才非常少，几乎出现了断层。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“人往高处走”的外流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艺术人才缺乏坚守，耐不住清贫与寂寞，转岗到别的单位“谋前程”了。所以，面对恩荣的画作，我心里不时涌起的，更是对他痴情艺术、超然脱俗的人格魅力的深深敬仰。

艺术的力量在于感染人、陶冶人，艺术的创作也最需要心性与空灵。《太行雄姿》的面世，使我们在领略八百里太行的雄宏壮阔时，必将升华对太行精神、民族精神的认识。愿恩荣能永远保持对太行山的感恩与回馈之情，永远保持对生活与艺术的率性真情，在生命的暮年收获属于自己的更加丰硕的成果。值《太行雄姿》成书之际，谨向恩荣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！

（作者为左权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
恩太行恩 荣太行荣

○刘红庆

我做着小学生，从北寺巷姥姥家的院子走出，经过左中操场探出头来的歪槐树，经过很多年前用水钱买水的老水塔，下个坡，上个坡，粮食局白色的墙下经过，便是古戏台。戏台上批斗反革命，戏台前的操场很大，赶会或者开批斗会的时候，会很热闹。再向南去，一出雄伟三元阁的楼洞，右侧便是文化馆的黑色木头大门。

文化馆的院子是一个不规整的四合院，院中大片的空地上年年栽种着蔬菜，有西红柿、茄子、豆角、白菜等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在这里上班的人都是农民出身，多数家在乡下，个个有种田的经验与冲动，于是他们把文化馆的院子搞得和植物园差不多。

一排东房门向西窗朝东，窗外就是喧闹的衙门口，车水马龙。东房住的是干部，我不常去。南房临街，前后都有门，是图书馆和阅览室。工作人员从院子里开了门进去，再把临街的门朝里开了，读者就不用进到文化馆大院，可以方便地借阅。有一座北房，很正规的样子，和三元阁并立，其门前就是登临三元阁的砖石台阶。我上过三元阁，却不曾记得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用的。

文化馆院子我记得清楚的，去的最多的是西房美术室。西房北头，住着姓马的一家，中间是集体食堂。再向南，便是美术室，美术室南隔壁是音乐室。音乐室里住着王保牛老师，每天晚饭后，整个院子就他一个人了，他拉手风琴，于是小城也都笼罩在这手风琴声里。

我的老师刘恩荣，刚刚从太原念完山西大学美术专业回到山里来，就做了美术室的主人。

我常常出入文化馆的时间始于 1975 年或者更早一些，不足十岁。那时很重视群众

文化，我记得刘恩荣老师把山西省群众艺术馆编辑的《群众文化资料》和晋中地区文化馆编辑的《群众文艺》成套地送给我。我从这些书上读到了不少后来有助于我认识民间的东西。

我经常出入文化馆，大人们不会很认真地和我谈什么事情，但是从他们的交谈中，我知道刘老师在谈恋爱，找的对象是我的小学老师赵书明。

周恩来总理去世时，我是一个不满十一岁的小孩子，对周总理也有了一点了解。不久，在美术室听大人们闲谈，刘老师生了个二女儿，孩子的名字取的是邓颖超的“颖”字。直到二十多年后我已定居北京，才见到已经大学毕业了的刘颖。

文化馆所在的衙门口，是小城唯一的一条老街的中心，也便成了太行小城的中心。南北向与东西向两条干道于此交叉，文化馆就处在十字街的西北部，而与之呼应的是十字街东南角古老教堂里的文工团，是山城另一个宣传阵地。而十字街的西南，则是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商场：第一百货大楼。天下物品，云集于此。

正因为有这样便利的宣传环境，文化馆把自己院子的一段围墙，设计成了巨大的文化宣传栏。整个墙体镂空了，镶嵌进去九块巨大的版面。虽然一次只能装进去九块，但预设的版面是十八块。于是，墙上永远是九块，美术室里也永远有九块。刘老师在美术室里绘制好以后，集体行动装到墙上，取下的九块就回到美术室被重新刮裱后重新绘制新的内容。在前电视时代，在报纸只有政府机关才订阅的 20 世纪 70 年代，广播和新闻电影之外，文化馆的宣传版面就是深度报道了。尤为可贵的这是小城人自己创作的作品，所以更得小城人的喜欢。每天都有很多四乡的人在这里围观，品评被艺术化了的天下大事。

1976 年秋天，先是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整个政治氛围是肃清流毒，迎接新的时代。刘老师在宣传版面上，绘制了大幅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，色彩绚丽，形象逼真，画面生动，意境高远。那时候，孙悟空还有可能被批判为封建迷信，所以我亲耳听刘老师讲，为了不被戴上莫须有的帽子，他在自己画幅两侧，书写了毛主席的诗句：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。”他说：“这就不怕了，我用孙悟空形象诠释毛主席的话。”

组织工农兵创作组画“四人帮”漫画，是我记忆中文化馆的盛事。电影公司绘制电影海报的张抒言，商业局绘制广告的贾玉定，农村绘制炕围画的李川和申来和，一大

帮比刘老师年长的民间美术人士，在刘老师的组织下，创作揭批丑化“四人帮”的漫画。他们干得非常有成效，在小城宣传栏展出引起轰动。记得外地有人来向刘老师取经，索要这些作品，因为都画在版面上，所以刘老师灵机一动，叫我和另一个常在他这里玩耍的李斌，站在十字街头，替人家把墙上的漫画临下来。我们临的时候，围观的人很多，我也不知道临了多久，临了几幅，被什么人拿走了。

1977年“六一”，刘老师主持了全县儿童画大展，我是仅有的三四名一等奖获得者之一。我自己画了什么早记不得了，倒是刘老师画的刊头，记忆深刻。一个男孩捧着画板画画，他的一只鞋不在脚上，而扔在一边，表达了这个孩子痴迷的执著和沉浸在美术天地里的欢乐。刘老师把他的画拍摄成黑白照片，给获奖者每人一张，我的那张因为同桌刘庭儒非常喜欢，我就送给了我的同学。至今不知道他还保存着没有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刘老师精心创作的大型水墨人物画《浩气长存》必将成为山城美术史上的一个杰作。作品表现的是左权将军跃马太行的形象，作为一代儒将置身抗战前线，左权将军面部从容又满怀民族的责任感。高大的战马、巍峨的太行，都在烘托将军的伟岸。人在画前，有如在将军的率领下奋力向前的冲动。这就是老师造型的魅力。唱左权将军，传世的有皇甫束玉的歌；画左权将军，传世的有《浩气长存》。刘老师的画是我见到的所有同一题材中最精彩的一幅。2005年，左权将军百年诞辰，我写了一本将军的书，把老师的画收在其中，只有我知道，我收录的不仅仅是画，是我的一份骄傲与对老师的敬意。

1978年前后，学大寨热潮没有散去。刘老师构思并试图创作一幅《华主席在大寨》的作品。我不知道他要画油画还是年画，但是从素描稿看，更接近年画。刘老师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。我也看过他的几幅创作素材，比如华主席的神态，陈永贵的神态，郭风莲的神态。他的素描大稿在美术室的墙上挂了很久，主要构成是，华主席在中间，脸略向左侧，因为这边是陈永贵满脸微笑地与华主席呼应。而在华主席的右侧是郭风莲。后面还有很多人围着。再后面，是典型的大寨建筑群。

据说上级领导对《华主席在大寨》充满了期待，也有专家来审看过素描稿。但是不知什么原因，老师的画并没有完成。是传出了大寨的什么新闻？还是他预感到华主席将逐渐淡出政治舞台？反正我见的只有半成品。

1979年10月间，县里举办规模空前的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”，刘老师忙，忙到从组织创作到遴选作品，到布置展览和宣传。他的甘苦不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可以理解的。他的作品《浩气长存》在展览中备受关注，接着拿到地区和省里展览。他组织山区群众创作，油画、国画都是山城的弱项，但刘老师有意识地组织了年画、剪纸、炕围画等民间形式作为美术作品参加展览，使得展览既有鲜明的主题，又有浓郁的地方特色。刘老师为太行民间艺术的继承弘扬奉献了其年轻而又非凡的智慧。

也就在这一时期，左权将军的女儿为县里赠送一尊父亲的铜像。我去文化馆，知道了布置活动仪式场景的任务落在刘老师肩上。县里领导给的任务是“左权将军铜像入座仪式”，刘老师说，他与领导商量，“入座”不妥，应该叫“落座”，一字之差，意义不同，我私下很同意刘老师的见识与意见，因为我一直对他的才学很服气。仪式在左权县烈士陵园举行，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带着一双儿女回太行山出席活动，我作为一名高中学生被组织去参加，果然大幅标语按照刘老师的意见进行了调整。

文化馆其实是个穷单位，经常换版面，使用大量的纸张。好像没有什么办法，就有领导决定用图书馆的旧报纸来裱版面。刘老师一边觉得可惜，一边也得工作。他就从装订非常有规模的旧报纸上把有用的画或文章剪下来。我也是在这时候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旧报纸，主要是五六十年代的《光明日报》，确实有一些不错的文字与图案。我学着刘老师的样子，偶尔也挖一点下来。大约挖的多了，给刘老师装裱版面的工作造成了不便，一次，他就说：“可以把整版报纸剪掉，一页一页给我剩下全是残缺的，我没法用了。”但因为他和善，我并没有觉出尴尬与羞惭，还是一如既往地把所有课余时间都耗在他身边。

腊月里，刘老师的美术室就是对联的海洋。不知道都是谁家的，一卷一卷的，刘老师和小城里一些书法名家，都得在此写好长时间。我也拿着自己家的对联找老师写过。这里的大人，都是书法的好手。到了正月，牌楼上要挂色彩斑斓的小条，小条上也得有时髦吉祥的话，我便拿了厚厚的一沓纸条要老师写，老师无奈一笑，和众人说：“你看他，拿这些也来让我写！”他一定赢得了大家的同情，便转身命令我道：“那边有墨有笔，你自己写去！”

在文化馆，在老师身边，我的少年时代确实被大大地丰富了。关于历史文化，关于文学艺术，关于民间大美，都是刘老师给了我最初的启蒙。比如高欢云洞的照片，我在那时候就看到过，我也在那时知道了梅兰芳与俞振飞，我看到了我们县里民间艺人的大量的炕围画与剪纸作品。在我心目中，刘老师就是最会画画的人，我对这样的人充满了崇拜。尤其记得刘老师发明了“烙画”，用烙铁在干净的三合板、五合板上烙出国画一样的效果，那种烙烧木头的香味，仿佛依然飘荡在我的鼻尖前面，觉出无限的美好。

考学离开山城，也就离开了刘老师。记得一次回去，专门拜访刘老师，在他家新建的小院子里，我问及他的新作品，老师指着新房子说：“这就是我的作品。”是的，随着文化馆功能的式微，政治观念经济、观念的转变，刘老师一度以商业装饰为赚钱途径，是比较早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人。

突然有一日，接到刘老师的电话，说他有了一批作品。真的见到这些作品，我才又一次恍若回到他的身边。我武断地说，这些作品只能有一个名字：钢笔太行！

我想，有丰富的创作经验，有官场、市场上的双重积累，不能说养尊处优，至少刘老师没有别的牵挂。年还富，力还强，刘老师正是创作的好时候。不要问这些画的价值，简练的笔下，蕴涵的是他在山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所有情思。

刘老师在山西大学念书时有个同学叫米家山，在刘老师娶了赵老师的时代，米家山娶了潘虹。潘虹大红大紫过，米家山导演过电影《顽主》。我在那个时候疯狂地迷恋潘虹，也听老师说过他的有才华的同学。我是不是暗暗嫉妒米家山，现在不清楚了。同学出了大名，但因为时代和环境制约，我的老师没有赢得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。他虽说成了小城镇名人，但在廉价印刷和电脑无所不在的时代，老师的强项已经不明显，他的价值被技术化的选择和平庸化的电脑掩盖掉了，没有多少有心人再来追求我老师的国画、年画、漫画、儿童画、素描、剪纸、烙画、炕围画。人们用价值低廉与色彩恶俗的喷绘，把小城的街头搞得喧闹而乌烟瘴气，我所熟悉的文化馆早被夷为平地，风格杂乱的建筑充斥其间，山里失却了原有的品位。这个时候，我便更加怀念有老师手绘大型画幅的年代，怀念衙门口留在我记忆里的真善与大美。

看着刘老师的这部钢笔速写集，我不是在读画，我是在读老师的人生，让我沉浸

在一种人性古朴和非技术手段的纯净里。那个时代，我们向往艺术，不仅向往高雅，也一样珍视民间。从那时得来的经验，让我想告诉人们：任何可以复制的东西都不会是好东西。我临过老师的漫画，但我觉得已经被刮掉的版面上的原作才是最值得保存的，即使仅仅保存在记忆里，也会有无限的美丽。

今天，刘老师没有了画孙悟空时的使命，也没有了《浩气长存》时的激情，而多了的是生命里的平和。篇幅小，随意性强，不刻意而更自如，勾勒他见惯了的山的形态，描摹他触摸到的山的硬度，折射他体悟到的山的灵魂。

为什么老师在这样的年纪选择了钢笔，选择了用钢笔去触动他所居住的太行山？我的推断是：老师是个简约的人，钢笔对环境的强大适应性正可以表达他的简约；老师又是个有骨气的硬汉，钢笔不适润染触则有离则无的品行，也正是老师刚直不阿的品行。

把自己对太行山的温暖雄健的感觉落实到钢笔画中，年逾六旬的刘老师一直谦逊地发生着疑问：“这些钢笔速写行吗，值得不值得印行以示人？”其实答案不可能有一个。但我想说的是：“只要爱着，只要捧着拳拳之心，感念太行之恩，就是真艺术，就值得呈现给世人。”

我，还有像当年的我一样稚嫩的太行人，看了这些画，会感念老师的深恩，为有老师这样的民间真大师而备感骄荣！

太行山城，肯随着老师的画笔回到那个纯真而有个性光芒的时代吗？

2011年6月15日 星期三 17:57:51 于北京

2011年6月16日 星期四 10:21:26 北京家中定稿

目 录

● 山西	001
● 河北	136
● 河南	158
● 附录一：恩荣国画	191
● 附录二：名家作品	201
● 作者的话	211

